

36 山雨欲來

「討桂之役」甫歇，南京方面與馮軍在山東問題上爭端又起。

北伐結束後，馮軍擁有六省地盤：韓復榘任河南省主席；孫良誠任山東省主席；宋哲元任陝西省主席；劉郁芬任甘肅省主席；門致中任寧夏省主席；孫連仲任青海省主席，東西橫互數千里，地域不可謂不遼闊。然西北之陝、甘、寧、青皆貧瘠之區，收入短絀，遠不足以供養數十萬大軍及行政開支。

山東為富庶之省，又有出海口，本當是西北軍的一塊風水寶地，但以孫良誠為首的山東省政府還偏居泰安，實際控制區域僅三十餘縣，且多屬魯西貧瘠之地。日本侵略者製造「濟南慘案」後，占據濟南，濟南至青島，沿膠濟鐵路一帶仍在日軍控制之下。南京方面經與日本交涉，原訂

日軍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撤出濟南，由孫良誠軍接收，不料因「討桂之役」異常順利，南京方面又改了主意，於十五日電令孫軍暫勿進入濟南。待南京方面終於二十二日同意孫軍接收濟南時，又派他軍接收富庶的膠東及青島等沿海一帶，不給馮軍留出口。最終，方振武、陳調元占據膠濟路沿線；吳思豫占據青島；劉珍年占據菸臺。馮軍除多拿了個省會濟南外，幾乎一無所獲，這顯然是馮玉祥難以接受的事實。

蔣桂戰爭初始，南京方面曾向馮玉祥許諾，只要馮氏出兵相助，戰後將湖北、安徽二省中之一省（由馮選擇）及青島市交馮軍管轄。但戰爭結束後，南京方面又以馮軍未實際參戰而拒不履行承諾。為予獎勵，僅是邀請馮赴京就任行政院長。馮斷然拒絕。

更讓馮玉祥寢食難安的是蔣介石的「削藩」方略。

蔣通過「討桂之役」，「削」掉了一個「藩」，下一個將要被「削」之「藩」非馮軍莫屬。在馮看來，馮軍已處於四面包圍的絕大危機之中：蔣軍在武漢地區及津浦鐵路蚌埠至徐州間集結重兵；在

潼關古城



山東可能為敵之軍（方振武、劉珍年等部）不下六萬；駐紮於津浦鐵路北段及天津附近的劉鎮華軍早已不聽馮的指揮，隨時可能與馮軍為敵；閻錫山雄踞華北，緊附馮軍之背，一旦有變，馮軍將有被南北夾攻之虞。從地緣戰略的角度出發，馮玉祥對蔣介石的防範與顧慮並非杞人憂天。

閻錫山代表趙戴文密告薛篤弼，稱蔣介石準備討馮。

馮玉祥為生存與發展計，決心與蔣介石一決雌雄。

實際上，馮玉祥的備戰活動當蔣、桂戰爭進行之際即已展開。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，馮發出數則電報：一、電韓復榘、石友三、張允榮、田中凱集中兵力，以防備張宗昌及一切反動分子。二、電魏鳳樓、張自忠、李興中、龐炳勳師，若不幸而戰爭發生，即統歸韓復榘指揮，由禹州、臨汝退商南。三、電程心明、梁冠英、馬鴻逵、楊虎城、席液池、鄭大章等部歸孫良誠指揮，必要時退至開封與京漢路為止。四、電田金凱、張允榮師，歸石友三指揮，必要時集中南陽。（註一）從這幾則電報的內容看，馮對孫、韓、石三大主力軍團都預先做出收縮兵力的布置。

四月十日，馮玉祥分電各主席、各師長，謂：現在大局危險萬分，用兵則自相殘害，問心不安；不用兵則橫受牽制，開罪於人。今武漢已下，余已電辭各職，望各嚴密備戰，一旦有事，歸韓復榘、石敬亭指揮，而重大事件則由鹿鍾麟辦理。（註二）

（註一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。

（註二）《馮玉祥日記》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。

四月二十四日上午，馮玉祥在潼關召集各部隊及總部高軍政官員開會，討論時局與軍事問題。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，馮在會上首次公開向部屬宣布他的「大軍略」，出席會議的有宋哲元、韓復榘、薛篤弼、劉驥、曹浩森、劉汝明、程希賢、馮治安、魏鳳樓、秦德純、陳琢如、魏書香、過之翰、楊慕時、鄧長耀、韓占元、張凌雲、葛運隆、馬鴻賓等。部分馮軍高級軍政官員，如鹿鍾麟、張之江、李鳴鐘、劉郁芬、孫良誠、石敬亭、孫連仲、石友三、何其鞏、熊斌、鄧哲熙等因各種原因無法去潼關而未與會。

馮玉祥首先警告部屬「大局危險萬分」，本軍將被蔣軍拆散、包圍，陷於絕大危急之中，團體面臨生死存亡之關頭。本軍為求生存、謀發展，戰略上只有「聯閻打蔣」一途。馮又強調本軍陣線太長，從山東、河南，直到陝、甘、寧、青，首尾難顧，很容易被分割、切斷，而各個擊破。桂系新近之所以失敗，即因戰線太長。於是馮在作戰方略上，又欲施「後退決戰」之故技，即所謂「縮回拳頭，再打出去」，盡撤山東、河南之兵至潼關，以縮短陣線，積聚力量，而後再伺機打出潼關，逐鹿中原。

馮玉祥一番話後，與會者皆寂然無語。馮氏從部屬的沉默中感受到一種消極的抵觸情緒，這使他十分不快。

戎馬倥傯、連年征伐的馮軍官兵普遍有一種厭戰情緒，好不容易北伐成功，官兵依然是無衣、

無食、無餉，這時無論再有任何激動人心的口號，也很難喚起將士重啟戰端的熱情。

此外，馮軍官兵的這種厭戰情緒還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。從一九二八年持續到一九三〇年，發生在西北、華北的大旱災是中國歷史上最恐怖的一場大劫難，僅甘肅省即死亡二百三十萬人，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，其中死於飢餓者一百四十萬；而陝西省淪為餓殍、死於疫癘者高達三百多萬；寧夏七十萬人口，死亡三分之一。據史籍載：「重年亢旱，禾稼盡枯，河床裸露，赤地千里；凡樹葉、樹皮、草根、棉籽之類，俱將食盡。」至今陝、甘、青百姓提起民國十八年，猶心有餘悸。

包括韓復榘在內的馮軍將領大都不贊成馮玉祥「聯閻打蔣」的戰略。也許是馮軍當年吃過閻錫山的虧，西北軍將領普遍都厭惡、鄙視晉閻。在他們看來，與其「聯閻打蔣」，不如「聯蔣打閻」，先擺平晉閻，解除後顧之憂，把西北與華北聯成一片，再與蔣介石爭天下。

包括韓復榘在內的馮軍高級將領更是普遍反對馮玉祥「後退決戰」的軍略。他們不甘心在沒有受到任何軍事打擊的前提下，即將付出重大犧牲而爭取到的勝利果實拱手讓人。他們進而懷疑，縮回的拳頭是否還能再打出去？劉汝明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，他說：「他（馮玉祥）特別迷信一句話是：拳頭要縮回來，再打出去才有力量。這話固然也有對的時候，但是大部隊作戰卻不可輕試。大部隊行動牽制太多，有時一動就會影響了軍心士氣，也許甚至自己退亂了。」（註三）

（註三） 劉汝明：《劉汝明回憶錄》，第八十八頁。

由於馮玉祥在軍中長期實行封建家長式的領導，部屬從來不敢發表不同意見。而就在這時，一向以「犯上」著稱的韓復榘站起來，對馮的「聯閻打蔣」方略及西撤計畫公開提出異議。他說：連年打仗，老百姓和部隊官兵都苦到了極點，值此百年不遇的大災之年，幾十萬大軍退入陝、甘貧瘠之地，與災民爭食，連生存都成了問題，還侈談什麼反攻！「收回拳頭」容易，「再打出去」可就難了。

從來是一言九鼎的馮玉祥被韓復榘當面頂撞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指斥韓的意見是「小孩子見解」，還指著韓的鼻子說：「到了西北餓不死你！」馮的看法是：「勿以為天氣太旱，西退將無辦法。須知漢中、平涼、天水、寧夏一帶，皆是豐足之區，能供給養。」（註四）

馮玉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：「勝，就去南京組織政府；敗，就同歸於盡！」激越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韓復榘見總司令執意甚堅，決心要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，索性提出一個大膽的進攻方略。他當場請纓自將十萬精兵，沿平漢線南下，包打武漢，並願立軍令狀，若不成功，甘願領死；另以孫良誠將十萬精兵，沿津浦線南下，直取浦口、南京；復以石友三統十萬精兵分駐鄭州至徐州之間隴海線一帶，為總預備隊，策應東、西兩翼；再以宋哲元、劉郁芬率後方軍監視晉閻；如此必獲全勝！

（註四） 馮玉祥：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。

馮玉祥聞言，瞠目咋舌，以為過於冒險，厲聲喝道：「究竟你是總司令，還是我是總司令！」韓復榘不服，反問：「前者由蘇俄返回五原之時，經南口新敗之餘，綏遠、甘肅只剩下數萬人，而且裝備不全、軍實不足，何以當時肯冒險死拚，勇猛前進，卒成大功？而今擁兵數十萬，十倍於昔，槍炮軍械，均全國無匹，何以卻不進攻而退守？」

馮玉祥回答：「從前我是個窮光蛋，只剩些少本錢，故不得不孤注一擲以搏大利；如今我已贏了許多本錢，不能不慎重將事，穩健進行，豈能再做傾囊的賭博？只有實行計策萬全、萬分穩健之軍略而已。」（註五）

韓復榘等眾將領完全不知總司令的所謂萬全之策究為何物，又不敢深問，皆不得要領而去。據說馮玉祥的「萬全之策」是單獨與劉驥一起秘密策劃的，內容是盡撤魯西、豫東之兵，集中於陝西，以全力壓迫閻錫山，使其合作；苟閻一致行動，則四集團軍與二集團軍雙方亦將聯合而成一強大陣線，莫之能禦。這就是馮所謂的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。（註六）

打仗終歸要靠戰地指揮官去完成，對於一項重大軍事行動，決策者縝密過甚，連自己的將領也不令知，只一味發號施令，強迫部下盲從，如此不僅會導致軍事失利，也難免造成團體分裂，遂生巨變。馮玉祥在韓復榘脫離西北軍後，似乎覺悟到這一問題。一次他對秘書長黃少谷說：

（註五） 簡又文：《馮玉祥傳》，第三百三十頁。

（註六） 簡又文：《馮玉祥傳》，第三百二十八頁。

「本軍過去一方面太嚴厲，一方面有話不能說，浸假遂成隔症，此後應有新的組織，大家均站在同志關係上，共同去幹。」（註七）

潼關會議召開的當天，韓復榘遵照總司令的西撤計畫，將其第三路軍總指揮部由信陽移至鄭州。次日，孫良誠因不滿中央關於膠濟接防辦法，呈國民政府稱病辭山東省政府主席職。馮玉祥致電鹿鍾麟，以大局不佳，可設法離開南京。四月二十七日，馮系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的鹿鍾麟（代理軍政部長）、熊斌（軍政部陸軍署長）、唐悅良（外交部次長）悄然離寧赴滬。二十八日，馮命令孫良誠將駐山東的梁冠英師、程心明師和馬鴻逵師（暫編第二十一師師長楊虎城已投蔣，被編為蔣軍新編第十四師，仍駐膠東，歸陳調元節制）撤往河南開封，以席液池騎兵師斷後。馮對孫下了死命令：「五月三十一日前，你若有一兵、一卒、一槍、一炮留在山東，我就取你的項上人頭！」在河南駐開封之第二十五師張自忠部西調鞏縣，護衛兵工廠。二十九日，馮系北平市長何其鞏託病避入德國醫院。五月四日，馮令魏鳳樓師自河南西調至陝、甘交界之彬縣、涇川、長武、平涼一帶，與先期由山東調到那裡的鄭大章騎兵師會合。

馮軍一系列異動引起蔣介石高度警覺，他派賀耀祖攜其親筆函赴面晤馮玉祥，促馮早日赴寧「共商大計」。邵力子亦電薛篤弼請勸鹿鍾麟等回寧。馮與之虛與委蛇，大打太極。

韓復榘居間圓場，為馮玉祥打掩護。五月五日，韓致電蔣介石，略謂：「邇者謠諑繁興，市

（註七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。

虎杯蛇。岌岌影響大局。究其由來不過失意軍人政客暗肆挑撥，並無絲毫事實。……馮公既絕對服從中央，鈞座復極端信任馮公，即主張偶有不同，均係為民為國，絕無私意存乎其間，定能互相諒解，故復槩以為現在時局全仗兩方開誠布公，竭力維持。」（註八）

同日，李宗仁通電組織「護黨討賊軍」，自任南路總司令，斥蔣介石為「黨賊」，並稱只驅除蔣氏一人。顯然這是李向馮玉祥發出的一个和解並聯合反蔣的信號。翌日，馮即請鄧飛黃起草討蔣宣言。

針對馮玉祥的「後退決戰」軍略，蔣介石也於四月底制定「國軍對馮警備計畫」及戰鬥序列。計畫確定為編遣期內馮軍發生異變起見，國軍集結主力於豫西、鄂西及平漢、隴海路沿線一帶，俟其發動一舉而殲滅之。為此第二路（劉峙）第一軍（劉峙兼）集中信陽、廣水、花園間，第二軍（朱紹良）集中襄樊、鄧縣、新野間；第五路（唐生智）第八（李品仙）、九（何成浚）兩軍集中洛陽、鄭州一帶，第十軍（方振武）集中許昌、偃城間；第一路（朱培德）第三、四兩軍及第六師集中徐州、開封間；陳調元之總預備隊暫在原地待命。

蔣介石又於五月七日針對馮系與桂系發表〈和平宣言〉，倡言：「欲消弭內亂，非剷除軍閥不可，故剷除軍閥，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之思想。」話已說得相當難聽！

五月八日，馮玉祥命孫良誠嫡系之梁冠英師及程心明師西開鞏縣，馬鴻逵師亦隨行。孫率部

（註八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：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·大事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。

過鄭州時，邀請韓復榘共同檢閱梁、程二師。韓過去一直以為自己的嫡系部隊在裝備上肯定是全軍一流，這天他才驚異發現，全軍最好的裝備原來都配給孫軍了！

備戰愈來愈緊張，韓復榘、孫良誠奉命在平漢路駐馬店以南段及隴海路歸德以西段的橋樑、隧道敷設炸藥，在武勝關埋布地雷。

南京方面消息很靈通，七日，蔣介石電韓復榘：「得總工程司報告，漳河、黃河兩橋均有人埋布火藥，預即施炸毀云。又另據報告謂，武勝關已有兄部駐員，且築工事，同時在該處隧道敷設地雷，並欲拆卸武勝關北、及歸德以西各鐵路橋樑。又聞兄處陸續扣留車輛。……希兄立即查明以上各節實情，電覆為盼。」（註九）韓未覆蔣電。

十一日，馮玉祥電蔣介石，表示始終服從中央，並請派員赴豫調查真相。

蔣介石十二日電令駐鄂各軍統歸劉峙指揮，向平漢路開動。

馮玉祥十四日任命韓復榘為鄭州及信陽警備司令；孫良誠為開封及蘭封警備司令。又令駐武勝關、信陽之張允榮師開往泌陽、南陽；駐遂平、駐馬店一帶軍隊向洛陽集中。

從十五日起，駐豫南之韓復榘軍紛紛後撤。同日，韓復榘通電稱：「復榘待罪河南，居心惴惴，……倘亦不見諒於人，則惟有引咎離豫，退避賢路，以示不爭。」孫良誠通電稱：「良誠辭職去魯，故因病體難支，而力避爭端，亦其主因也。私幸自來豫省，庶可相安，不意大軍壓境，

（註九）《世界日報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。

復又相逼。」(註一〇)

韓派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唐襄(秘書長易人)至南京謁蔣介石，報告豫省部隊例行換防，並非軍事行動，韓決惟中央之命是從。但這時無論韓再說什麼，蔣也不會相信了。

從十五日起，至十七日止，韓復榘部第二十九師(張允榮)在撤離武勝關時，將其附近隧道及信陽以北長台關鐵橋炸毀，並帶走車頭、車廂三百餘輛；孫良誠部炸毀馬牧集至歸德間隴海路橋二十八座，並扣留隴海路客車；龐炳勳師撤離彰德至黃河南岸，炸毀彰河鐵橋三號及東雙河鐵橋，並將沿路機車、車廂帶走。

十六日，馮軍將領劉郁芬、宋哲元、孫良誠、韓復榘等與孫連仲、石友三等十餘名師長聯名通電，公開指責蔣介石外交上賣國，指派「三全」會代表為不合法及用人不當等，促其下野，並宣稱擁護馮玉祥為「護黨救國軍」西北軍總司令，統五十萬大軍與蔣周旋。(註一一)

馮玉祥的「護黨救國軍」與李宗仁的「護黨討賊軍」字面上何其相似乃爾。

同日，蔣介石電馮玉祥，質問原駐武勝關、信陽之韓軍炸毀隧道、橋樑事，並稱「弟深信此必非尊意」，希馮「迅速查明，飭令恢復原狀」(註一二)。蔣軍劉峙部進駐武勝關、新店一帶。

(註一〇)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：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·大事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。

(註一一)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：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·大事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。

(註一二)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：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·大事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。

十七日，國民政府電馮玉祥，斥責韓復榘、孫良誠等恣肆跋扈行為，其毀路撤兵數端均需嚴切指正，仰就近查明辦理，並分行各師、旅嗣後應遵照中央編遣委員會決議，非奉中央命令，不得擅自調動軍旅。

是日，蔣介石電韓復榘，斥責所部破壞彰河鐵橋、武勝關隧道、扣留機車、車輛，稱當此總理奉安期間，出此舉動，殊出意外，「尚希吾兄速令所部迅即放還車輛，恢復隴海、平漢交通路線，勿使公私斷絕」。^(註一三)韓仍未覆蔣電。

韓復榘、孫良誠一時成為來自南京方面的眾矢之的。

孫科在北平發表談話，痛詆馮玉祥不脫北洋軍閥習氣。

馮軍繼續毀路、扣車。黃河以北之馮軍盡撤黃河南岸，集中滎陽、鄭州等地。十八日，龐炳勳奉命拆毀黃河鐵橋第五十四、五十七孔。

二十日，蔣介石就劉郁芬等馮軍將領聯名通電及馮軍毀路扣車事，致電馮玉祥，令其嚴厲處分劉郁芬、宋哲元、孫良誠、韓復榘等將領，即日恢復隴海、平漢兩路交通，並指定地點約期晤談。胡漢民在中央黨部報告，謂馮之惡尤甚於陳炯明、桂系，乃一偽君子，一變相軍閥。

馮玉祥電各國公使領事，謂南京政府不能代表全國，決於討伐，並宣布就任西北路「護黨救國軍」總司令。

(註一三)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：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·大事記》，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七日

在南方兩廣，正當馮軍全面收縮之際，桂軍於十七日在廣東清遠、蘆苞一帶與陳濟棠的粵軍發生激戰，何健的湘軍亦出兵廣西，協同粵軍夾擊桂軍，桂軍節節敗退。二十一日，粵軍在西北江大獲全勝，桂軍向四會潰退。馮玉祥在南方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同盟者。

山西方面，閻錫山一反前日之曖昧態度，竟於二十日電何成浚，主張聲討劉郁芬等。東北方面，張學良二十一日電何成浚，斥馮部將領。馮玉祥在北方也成孤家寡人。

馮軍內部的雜軍也出了問題。繼楊虎城於十四日正式率部投蔣之後，時隔幾天，劉鎮華亦奉蔣介石命令，任「討逆軍」第十一路總指揮，受閻錫山節制，並密電馮玉祥，勸其出洋。

韓復榘偕第三路總指揮部在離開鄭州的西行途中，考慮到在局勢如此不利的大背景下，馮總司令再一意孤行，團體必將遭滅頂之災！於是他決心利用十八日在華陰召開的軍事會議上（馮已於五月十四日由潼關返回華陰），再斗膽向總司令做最後之陳述。